

机撞敌而同归于尽的陈恒民烈士，亦在汉口命名有“陈恒民路”，……均所以彰英烈勉励后人。故特不揣鄙陋，建议桂省市的四大领导机关（党委，人大，政府，政协）于桂林市阍将军殉职处，命名一“阍维雍路”，是以馨祷。兹值将军殉职42周年之际，我以系将军之族晚，谨略纾胸臆以志纪念与崇敬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）

民族之正气

陈良佐

当南宋末造，元人侵入华夏，文山兴师抗战，兵败被执，执系燕京；元主屡次要他归降，不惜用高官厚禄来劝诱；但他誓死不屈，作正气歌以表示自己的志节。歌辞云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，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，于人曰浩然，沛然塞苍冥。……是气所磅礴，凜然万古存，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？地维赖以立，天柱赖以尊，三纲实系命，道义为之根。……”临刑时，又赋绝命诗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，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，而今而后，庶儿无愧。”这些歌诗，百世之下，犹足起顽立懦，可见文山的人格，实代表我民族中磅礴充沛、至大至刚的正气，与河岳日星，永恒地并存于天地间。也因为我民族中保有这种正气，虽经历史上若干次的巨变，在困厄危难中，愈能发挥潜在的力量，使绵长的生命持续不断，而且表现出更伟大更充实的光辉来。

抗战八年，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，不一而足。今天省会各界追悼一年多以前婴城苦战殉身成仁的阍故师长伯涵，陈故参谋长崐山，吕故参谋长旃蒙三将军，以及许多将士，使我们想起文山的前事。阍故师长当孤城援绝，身陷重围，自分不免，决心自戕；陈吕两故参谋长和许多将士，亦均力战以死。他们同是死义，同是为民族为国家而死，诚如古人说的“死重于泰山”了。本来，人生最高的目的，在完成自己的人格，目的既达，生死何足复计？

有人惋惜阍故师长之死，似乎死得早一点。他当时不自戕，尚可突围；突围未必死，则重张旗鼓，未始不可以有为。如曹沫不耻三败之辱，终能立功。盖出必死之念，贾其全勇，何向而不利？这种说法，固然具有相当的理由。但我们以为，士各有志，所规不同。完成人格的径道，不循一辙，只看各自处境的情形，与及意志决定如何罢了。韩退之的张中丞传后序，述睢阳城破，张巡，南霁云等被执，不屈于贼，临刑就义时张巡顾谓南霁云曰：“南八，男儿死身，不可为不义屈”。霁云笑曰：“将欲以有为耳，公命何敢不死；”难道张巡不知道“将欲以有为”吗？不过，得死所便死，不稍存微倖；由于正义的激发，有为者必多继起，成功何必在我呢？阍未被执，情形自与张巡南霁云辈不尽相同；而他底意志，却同出一辙。“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”阍之死，以视陈吕诸人，尤为难能可贵者，便在于此。

我们在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，来追悼阍陈吕三将军和许多将士，弥觉忠魂毅魄，并为民族之光，日后光辉映于岭表，诚足使山河生色。后死的我们，得不油然而起敬！

（原载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《中央日报》
“追悼桂林守城阵亡将士”特刊）